

智慧，一定要学会上明慧网，大法弟子要看自己的网站，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窗口。在师父的加持下，心性到位了，很快学会上网下载，随时能看到同修的体会文章。同修们用各种条件讲真相救众生，给我的启发很大。

我看到同修利用邮信的形式讲真相，揭露邪恶，这个办法很好，我就去市场批发信封、邮票，回来也往全国各地邮信。一开始自己不会写地址，就找同修帮着写，时间长了也不行，同修的时间都很紧。后来自己学着写字，上网找地址，一笔一画的练，就象小孩上学刚学写字一样，几千封信写下来，不但学会写字了，还认识了很多字，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在大法中修炼才能得到。

我上网看到很多同修写关于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体会文章，我就找同修说：“我也要建家庭资料点。”同修很高兴，帮我弄了一台打字机，我又开始学打资料，先打单张资料，然后打小册子、护身符、年历、《九评》书皮，很快大花园里的一朵小梅花也开了。

制止迫害重在行动上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后，我觉的自己应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有一个朋友在省女子监狱上班，我就找她，通过她进省监狱某监区里近距离解体邪恶。

随着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我们大法弟子要抓紧一切时间，救度众生。我每天早上三点五十炼功，炼完功、发完六点正念，就去早市讲真相、劝“三退”。上午在家学法，下午还是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晚上发完六点正念，去分局解体邪恶，回来上明慧网看同修体会文章，还经常用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每周我都要去市监狱、市公安局近距离解体邪恶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回来的路上讲真相、劝“三退”。让所有的世人都明白真相，抓紧一切时间救度众生，这场迫害也就结束了。

回顾八年证实法修炼过程中，都是在伟大的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正念正行走过来的，这场迫害从一开始我就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要走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的路，时刻相信师父相信法。旧势力连我的一根汗毛都没敢动，我堂堂正正走过八年证实法的修炼路，我的环境一直都是宽松的，我真心感觉到跟着师父修炼，这是我一生中的荣幸。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五）

发挥自己的特长 履行自己的誓约	1
我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	6
走正修炼的路	11
溶于法中 正法修炼路上显神迹	18
不辱师命 不负众望 风雨中随师返航	24
学好法 向内找 相互圆容 形成整体	33
八年证实法中修炼的点滴体会	40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
书面交流大会(五)

发挥自己的特长 履行自己的誓约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

我是一名九十年代在大陆就有一定知名度的书画家，很早就

取得了省及国家级会员等荣誉称号，并多次在全国获奖，赢得了书画界许多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一九九六年有幸得大法，走入修炼。由于当时学法不深，没有真正理解好师父的法，走了极端，把过去曾获得的各种奖励证书、介绍我的报纸、刊物及相关作品也销毁了，收藏的诸多名人书画也烧了，认为这是最好的放下常人的名利情。

我时常产生对现代书风、现代画派的厌倦，看不起现代书家的行为，与许多常人朋友也断绝了联系，稿也不投了，作品也不愿发表了，光等着圆满跟师父回家了。因而，曾引起许多常人的不理解，给为救度世人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人为的加大了修炼中的魔难。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为证实大法，我先后六次进京上访，被邪恶列入黑名单，重点迫害，被三次非法劳教，受尽了邪恶之徒丧心病狂的肉体摧残和残酷的精神折磨。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动摇坚定修炼的决心。

由于自己坚定的信师信法，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闯出劳教所。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反复学法、背法、向内找、积极参加集体学法交流，法理认识清楚了，方向明了，找到了不足，及时归正了自己，决心弥补由于自己不理智而带来的损失，跟上正法进程。特别是学习了师父《二零零四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及师父经文《圆容》以后，师父说：“人在不同的工作环境，存在着不同的杀生问题。生命的平衡也存在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修炼者首先应放下一切执著，符合常人的社会状态，也是维护一层法的表现啊。人类的事业都无人去做，那这层的法将无存。”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了走极端的危险性，不利于完成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书画家来讲，长期被非法关押在邪党的监狱里，失去了人身和创作的自由，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面对这些流言蜚语，和对大法的不利影响，我反复背诵着“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是修”（《洪吟》〈真修〉）。我对照大法向内找，对照自己过去的言行，清楚意识到了问题就在于自己没有理智的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修炼，没有利用好自己的环境和特长去证实法。

另外，海外大法弟子举办的新唐人晚会，尤其是真善忍国际美展，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于是我反复学习了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明白了为何叫我有这个自幼擅长书画的技能，悟到了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我也应该充份发挥、利用自己的技能，走出一条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路子来。我决定从新拿起笔来，创作出正统的书画作品，用自己的行动归正目前书画界变异了的现象，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法轮功的神奇，担当起

大约在十二点多钟，将大法弟子用大轿车分批送到一个什么分局（当时没记住）。在这个分局又将我们六名大法弟子送到一个“二一二”警车上，一个警察一个司机将我们又送到一个派出所。

在路上我们六个大法弟子就给警察讲真相，我说，“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电视说的都是假的，骗人的，我们是冤枉的。”警察不让我们说，我们六位大法弟子就一块背：“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警察越不让背，我们越背，就不听你邪恶的安排。

当晚恶警审讯我们，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到的，我心里在想：师父您放心，我一定不配合邪恶。警察问我：“你是哪来的，你家在哪？”他问我什么，我就是不吱声，一言不发。心里在想就是不配合你邪恶。

最后恶警急眼打我、骂我。恶警打我时，我心里发一念：师父让他出去，他不配审我。没过几分钟有人叫他，他就出去了。

另一个看上去和善的警察问我，“你在什么地方被抓的？”我说，“在天安门广场。”他说，“你打横幅没？”我说，“打了。”他说，“横幅哪来的？”我说，“自己写的。”他说，“你写个名吧？”我说，“我不会写字。”

这时我又悟到：师父，这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得回家，我还得讲真相，救度众生，揭露邪恶，有好多证实法的事等我去做呢。第二天下午，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回家了。

时刻相信师父相信法，在伟大慈悲的师父呵护下，六天顺利返回原地，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

听师父的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师父讲：“我们在集体炼功时想清除三界内的邪恶，单手立掌于胸前，用真念想五分钟即可。”（《导航》〈二零零一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我就整点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和另外空间场，在发正念和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的向内找，修掉好多执著心和怕心。按着师父要求的去做，提高的就是快。

二零零三年我儿子买了一台电脑，我就开始学上明慧网。我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家庭妇女，整天跟菜刀、案板、擀面杖打交道的手，拿起鼠标，手就不听使唤了，怎么弄我也不行。思想中还不断的返出：别学了，年龄大又没有文化，什么也不明白，费那劲干啥？证实法的事能做啥就做啥。我又一想，这不正是旧势力安排的吗，不能承认年龄大没文化的阻碍，全盘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

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不断清理周围空间场一切旧势力的干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求师父加持正念，打开我的

料，揭露邪恶，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共邪党、江泽民一伙败类所干的坏事。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挨家挨户发资料，走在街上认识的人就发，不认识的跟他讲，讲完也发给资料，无论在严寒酷暑、冰天雪地、雷雨交加，身在何方我都要坚持发资料，揭露邪恶，救度众生。

去北京证实法

那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当地大法弟子在我们小区开法会，内容就是讨论去北京证实法的事。这次参加法会有同修五十多人。会上同修讲去北京证实法的体会，同修是哭着讲，我是哭着听，那场法会给我触动很大，同修经受各种魔难去北京证实法，能向各级政府讲明法轮功真实情况，可我也是大法一粒子，也应该做我该做的事。

我决定去北京证实法，可条件不允许——没路费钱，因为当时孩子上大学，丈夫每个月工资很低，去掉孩子的费用，我们的生活费每个月只一百多元钱，当时真的很难。但是，只要想做证实法的事师父一定给安排。

没过几天有人找我说：“你帮我做棉裤，一条十五元钱。”我立刻答应，心里只有感谢师父。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路费挣够了。

我就跟丈夫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干什么？”我说：“去北京证实法，比我大的上至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个月的婴儿他们都去北京证实法了，我能不去吗？”这时丈夫就急了，因为他知道恶党的邪恶，他怕我有去无回。

这时我就坚定正念，排除一切干扰，坚决去北京证实法，完成我的史前大愿。

我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这天终于坐上去北京的列车，在车上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去北京证实法，做天下最正的事，谁敢动我？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一路顺利到达北京。

十二月二十五日早上八点，当我踏上天安门广场时感觉身体又高又大。我打出“法轮大法好”横幅，顿时上来一帮恶警，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师父好，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恶警将我抓上车，在车里已经有十几位同修了，我记忆最深、也是使我最感动的是一位七十岁的老年同修。在车上我们互相鼓励，共同背师父的《洪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恶警不让背，打我们，骂我们，那我们仍在背，就不配合恶警。

恶警将我们送到前门派出所，这里已经抓了一千多大法弟子了，大家在一起背《洪吟》，背师父经文。当时的情景真是非常壮观。

复兴中华神传文化的重任，带领世人走出误区，给后人留下纯正的文化；敢于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前沿，使自己的洪誓大愿真正得以兑现；彻底解体邪党文化，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使这场邪恶的迫害彻底结束。

动了这一念，其实就是助师世间行的神念，在另外空间里的邪恶是受不了的，它会采取一切邪恶的干扰形式和手段，千方百计的阻止书画创作。诸如身边的同修被绑架，自己被牵连；或者邪恶捏造事实，带邻居、街道、派出所恶人、恶警上门骚扰，利用各种方式一次次的进行干扰。例如，经常在我家学法的两位协调人，一次在同修家交流时被邪恶绑架。同修跑来我家说：“你给我写的师父经文被邪恶抄走了，正在了解你的情况，你赶快收拾好东西，出去躲躲吧。”听到这些话，当时我并没有害怕。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写师父的经文没有错，更不是罪！谁也动不了我。由于正念强，彻底否定了邪恶干扰。

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象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鼓掌）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师父是这样讲了，我能行还是不行？只有关键时才能考验人心。

一天，我家门铃响了，我妻子（同修）顺手就把门开了。一下进来了四、五个人。有居委会的、有政法委的、有街道办的。面对突如其来的骚扰，我很镇静，抱着慈悲的胸怀，借着他们的话题，向他们讲真相，并讲述了“七·二零”以来，我是怎样被迫害的；邪恶如何绑架我、如何把我打昏在地；我一边讲，一边见领头的撒腿就跑，我赶紧向楼道望去，已不见了踪影。通过这件事，也见证了师尊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谈到的“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的神奇。

师父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转法轮》）我这人自来干事心急，欢喜心重，且越固守，麻烦事越多。自从我发愿从新拿起笔来，用我的特长走出一条救度众生的路子以来，我自认为已经修去的许多执著心又不时的返了出来，比如争斗心、求名的心、显示心等等。可是往往在这时，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认识到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只有站在法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才会顺利。

又一次，突然六名警察来砸我家的门。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心里一阵慌乱，但很快又稳定下来，一边发正念，解体邪恶；一边向内找，错在哪里？后来得知有人举报，说我家是资料点，因此，要抄家，要抓人。从人的表面看是这样，实质上通过向内找，是我自己那颗不纯、不净的心促成的。在师父的呵护下，虽然这事有惊无险，但是说明我肯定是有漏的，后来与同修们的两次交流，对我触动很大，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一是有干事心，二是有证实自我的心，三是没有彻底否定邪恶，还有怕心。问题找到了，正念也强了。

一天早饭后，我和妻子便直接去了派出所，当面跟警察讲真相，警察见我俩登门拜访，反而有点举措不安。我开门见山，从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开始，一直讲到“天安门自焚”伪案，以及《九评共产党》、退党大潮等等。警察们觉的十分新奇，明白了真相，表示今后不再迫害法轮功了。尔后，听说有的警察也退了党。

几天后，居委会的人又对我妻子说：“你赶快把家里的真相材料收拾一下，哪怕是一张纸也不要放在家里。”女儿说：“可以把材料包好放在凉台，也可以转移至办公室。”

好象公安马上就来抓人，比上次声势还大。当时我感到心闷、气短、心里发慌。意识到这是邪恶对我另一种形式的干扰，于是我们立即发正念铲除，“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進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我决定家里的材料机器原来在哪里，就放在哪里，一点不动，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晚上我梦见自己身着漂亮的衣服爬上了一座高山。

创作过程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其实就是一次次去怕心、清除邪恶、境界升华的过程，有些邪恶因素表面上咋呼的很厉害，实际上它什么也不是，只要正念强，邪恶瞬间解体。一年过去了，通过扎扎实实的学法、修心、向内找，正念正行，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成熟了，在创作过程中，正念足时，感到法轮在旋转，有一种强大的能量在加持着我，真有一种下笔如有神的感觉，巨幅作品也能一气呵成。

我瞅着这些作品，自己都感到非常吃惊，似乎不敢相信自己能创作出这么些好作品来，我真正感受到了正念正行时就是神的一面在展现。只要站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用心去做时，大法弟子就无所不能。我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点悟着我，加持着我。我真正体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更深层内涵，因此更加坚定了我利用特殊技能证实法、走自己路的信心和决心，于是我与同修们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了共识，得到了同修的支持。

部份作品创作出来以后，在同修们的协调、配合、帮助下，

做。”

回到家里，大队书记和队长又来找我写不炼功的保证书，大队书记说，“我把保证写好了，你抄一份就行了。”我心里想：不能配合你。接过保证一看，我说，“我给你抄。”书记很高兴，认为她的目地达到了。她的保证写“坚决不炼法轮功，跟江泽民保持一致”，很简单。我给她抄的是“坚决炼法轮功，坚决不跟江泽民保持一致”，也很简单。

由于我一开始就不配合邪恶，按着师父要求去做，给今后正法修炼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的体会是一定要学法，在法中提高，时刻记住师父的话，才能在证实法中修炼，不出任何偏差，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

看到自己的不足，要多学法

二零零零年六月十七日是难忘的一天，因为在大法受迫害的一年后，才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走向圆满》。当时我激动的流下眼泪，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种心情，只有真修弟子能体悟到。拿到师父的经文后，我如饥似渴的反复看了好多遍。

就在这天下午，我们地区开了一场法会，会后通知所有同修去管局炼功证实法。那时我人心多，各种执著心都有，再加上怕心，没有参加大庆地区这次“六一八”证实法的炼功活动（当时有约五百人顶着大雨在石油管理局公园集体炼功），这件事在我修炼的路上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和遗憾。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心，心里没有法。

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有的人直到目前还不能专心看书，特别是为大法做工作的人，你们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掩盖你们的不看书学法啊，就是你为师父我个人做事也得天天静心学法，要实实在在的修。你们看书时思想胡思乱想，那书中无数的佛、道、神在看着你可笑又可恨的思想，看着思想中的业力可恶的控制你，你还执迷不悟。还有的工作人员长时间不看书学法，这怎么能做好大法的工作哪？无意中你们造成了许多很难挽回的损失。教训应该使你们更成熟。不叫旧的邪恶势力钻你们的思想空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学法。”（《精進要旨二》〈走向圆满〉）从师父这段法中我悟到要静心学法。

我就开始每天看一遍《转法轮》。一开始静不下来，看过几遍以后，心慢慢的静下来了，一天读一遍《转法轮》，坚持了一个月，从那时起我学法心就静了，遇事能在法上，知道找自己，人心少了，正念足了。

有一天我在楼道里捡了一份真相资料，内容是“北京商学院大法弟子赵听为证实法被迫害致死”，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的好同修为证实法说真话付出年轻宝贵的生命。我决定出去找资

双手合十。

八年证实法中修炼的点滴体会

文 / 大陆大庆大法弟子

师父好！同修好！

今天能够和大家交流修炼体会，首先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大法，同时也感谢那些经常能写出自己修炼体会的同修，让我第一次拿起笔来把自己在八年证实法中修炼的点滴体会做一个总结，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个人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坚决不配合邪恶

我是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正式修炼大法的，在铺天盖地的大魔难面前，我手捧着《转法轮》，向师父发誓：从今天起我愿做师父的一个好弟子，跟着师父证实法，就是再大的魔难我也要一修到底，决不背叛师父，请师父收下我这个弟子吧！弟子给师父合十。

从那时起，我就抓紧时间学法、学师父的经文《和时间对话》中所讲：“是应该叫他们清醒了，使他们的环境变成一个真正修炼的环境，做一个真正的神。”（《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还有《大曝光》中师父讲的“我们就是叫那些修的不精进的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叫那些混事的表现出来，叫那些变相破坏的显露出来，叫真修弟子圆满。”（《精进要旨》〈大曝光〉）我从中悟到，在魔难面前更应当坚定正信。

因为当时我还在上班，队领导将我报到公司，说我“炼法轮功”，随后就通知我去公司办的洗脑班。办洗脑班的目地是让法轮功学员写“保证”，放弃修炼。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什么坏事都能做的出来。经过认真的一番思考，答案有了，那就是放下生死，坚决不配合邪恶，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第二天到公司办的洗脑班时，师父给我演化出身体消业状态，又恶心、又呕吐，头昏、两眼发花，两腿站不住了。我就坐到地上吐了。“六一零”头目来了，问其他同修，“她怎么啦？”其他同修说，“她病了。”“六一零”头目拿出车钥匙说，“去两个人送她回家。”

我随着两个同修的搀扶上了车，在车上，“六一零”头目问我，“你有书吗？交出来吧。”我心想，邪恶不配来考验我，我非常镇静的说，“小时家里穷上不起学，不识字。”“六一零”头目说，“看你是个善良的妇女，从今往后别炼法轮功了。”我没有正面回答，我说，“师父教我做善良的人，按真、善、忍

我与同修联合举办了一个小型书画展，展厅庄严、神圣，大法展现神奇。有天目能看到的同修说：“展厅能量很大，场很正，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世人都感受到了慈悲祥和的场。有位画家对我说：“这个展览与其它展览不一样，多数展览很飘渺，看后就忘了。这个展厅有一个场，好象是能量场，看了还想再看，很舒服，加之作品古老豪迈、富有神韵，有一种过目不忘的感觉。真可谓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呀！许多人说你炼法轮功不写也不画了，完了。今天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会相信，你是后发制人，一鸣惊人哪！看来法轮功真该炼呀！”借着这个机会，我跟他们探讨了艺术与人类道德、人体健康与道德回升、书法气功等，使更多的生命明白了真相。

许多同行、参观者纷纷与我合影留念，照片上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有的一串一串的，最多一张照片上有十几个法轮的。正象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修真善忍的嘛，所以我们才能知道那真的好是什么，是不变的，才能够引起人善的一面、美好的一面的共鸣。”

这次书画展，又是向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的好机会。一些围绕着邪党转的党政领导、工作人员、书画家明白真相后，动摇了对邪党的信仰，升起对法轮大法的无限希望，纷纷“三退”，与邪党决裂。这次书画展，也是弘扬神传文化的好方式，一位陪同我的政府领导看到我书写的内容后感慨的说：“先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书画艺术，还教我们怎样做人，如今这样的书画家已经不多见了。”

我一直是锁着修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能够体悟到师尊就在我身边，给我加持着，呵护着我。一切成绩都应归功于慈悲伟大的师尊。还有大法弟子整体协调、配合、圆容的结果，我只是履行了一个大法粒子的使命，我的一切包括我技能的提升都是师父给的。

这次书画展得到了书画界的从新认可和高度评价。许多常人的同行们，当看了我的作品后，赞叹不已，普遍认为：正的书画艺术应该复活了，变异的现代书风不会长久了。我清楚的认识，对我艺术的认可其实是对大法弟子的认可，对神传文化的向往，对大法的赞誉，同时肯定了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光明的。我也更加认识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责任的重大，世人明白的一面，对大法的渴望与企盼。期间，多家新闻单位的争相报道，也奠定了他们以后了解真相得救的基础。

总之，要想走正自己的路，救度更多众生，必须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如果不能否定邪恶的安排，也无法走正证实法之路。写这篇文章的目地，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有这方面技能的同修积极参与进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特长，履行自己的誓

约，共同完成师父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使我们的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正。

由于水平有限，肯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特别是请书画界的同修指正。

合十！

我在正法修炼中走过的路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

一、得法

我是一名年轻知识份子，一九九六年得法。一九九八年初冬，有缘找到本县炼功点，第一个晚上，刚巧大家开始在炼功点看师父讲法录像，每晚一讲，我认真的聆听师父的每一个字，感到这才是我今生要找的。

在个人修炼的后期，师父没有落下我。从此，我溶入本县炼功点，正式开始每天集体学法、炼功。炼功不久，就开始消业。一天下午下班后，开始肚子疼、呕吐、腹泻，越来越频繁，后来我干脆蹲在厕所里不起来，一边吐，一边泻，肚子痛的浑身发冷。丈夫说快吃药吧，他一走到厕所门口，我赶快说：“你走吧，我没事。”他一离开，我就开始小声呻吟，最后开始便血，鲜红的血。当时正念很强，虽然我是医校毕业，但那时一点也没按常人的观念去想，一点也不害怕。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给我消业。很奇怪，折腾了一宿，第二天照常上班，很精神。我的工作很繁忙，但一点也不觉的累，也没有影响工作。

随后，开始跟同修们一起到集镇洪法。刚出来，也有些不好意思，觉的自己年轻，是知识份子，父辈在当地影响大，因此熟人多，被熟人看到不好意思。后来想到师父说“无私无我”，既然这么好的功法，我通过别人知道了，我也要无私的、善意的告诉那些有缘的人。这样，我把一些心都放下。工作之余，在县城的集上，我也开始和大家一起洪法、炼功。有一次集上，法轮功学员炼功人数达一百多人。

二、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和同修们踏上了去北京证实法的路。那时心很纯，就是证实法。在邪党政府的阻止及公安处处堵截、非法抓捕下，我们一路历尽千辛万苦。

我回来时，全国媒体全天二十四小时诽谤大法。第一天上班在早会结束时，一向不爱说话的我说：“大家先别走，我占一点时间有话和你们说。”全科人都吃惊的看着表情严肃的我。“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是让人按‘真、善、忍’做一个

起：相互圆容、相互加持，能及时沟通、没有间隔，能从法上你为着我、我为着你，在救度众生和反迫害的各个项目中，没有太多的自我、都能协调一致、随时能形成合力。在这样的整体之中，各个粒子的不足和漏洞都会及时被归正和弥补，粒子之间的认识差异不会太大，整体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各个粒子的长处，整体体现出来的法力越来越强……这样的整体令一切邪恶胆寒，邪恶的任何罪恶图谋都能被及时的解体，任何邪恶胆敢迫害其中任何一个人都会立即面临这个整体强大正念的清除，在这样的整体面前邪恶“猖獗”不起来，于是更多的无辜的世人得以解脱，更多的众生被救度。

各地区的大法弟子是一个个的局部整体，合起来又构成大陆和海外两个大的局部整体，再合起来就全世界所有大法弟子这个大的强大整体，就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百脉最终连成一片的理，各条脉越来越宽、越来越亮、越来越强，最终连成一片达到无脉无穴。

师父曾告诉我们：“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们理解到：师父在这里不仅仅给我们点明了发正念的重要性，还让我们明白了大法弟子整体的法力。

大法弟子的整体需要在正法修炼中炼就成熟、每个大法弟子提高就是整体的提高，此外还需其中的每个人去圆容这个整体，比如法会交流就是整体提高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同修法理清晰，很多同修正念正行，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自己明白或做好就行了。当我们先认识到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克服障碍写出文章，或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方便的条件大面积的和更多同修交流，让更多同修迅速升华上来，使我们这个整体少走弯路，缩短认识过程，同时消除负面影响、生起正念之场、让更多同修认识到自己有责任在里头从而参与进来，形成有力的整体。

师父告诉我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从每个人做起，真的把我们这个环境啊变的很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解体，一切做不好的学员就会看到自己的不足、就会促使他们做好。”（《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走过了八年多的正法修炼之路，此时，我们看到在救度众生中、反迫害中、在大法弟子未来的成就中，大法和正法对大法弟子自身的要求越来越严，对大法弟子整体提高的要求越来越高。

大法弟子学好法、向内找，相互圆容形成整体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未来的一切荣耀就在我们所走的看似平凡的历程中产生，让我们都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在世间的助师正法中成就未来的威德和辉煌。

向内找是我们和常人的根本区别，是师父给我们的法宝，我们每个人遇事都向内找，保持修炼人的状态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之路，才能相互圆容形成有力的整体。

某地曾有一负责技术的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因为这位同修联系的点很多，当时这个地方与之有关的资料点都感到压力很大。在压力中有些同修有了怨言，也有同修甚至指责相关的协调人，同修之中出现了隔阂和人心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对各资料点带来了隐患，而且对身处魔难中的同修非常有害。看到这点后当地的同修及时召开了数场法会，与之相关的同修、资料点的同修基本上都参加了，通过学法，通过坦诚的交流，同修们都逐渐认识到：同修在魔难中，对同修的情产生的担心、因为怕，对同修产生的怨都是人心，都会害了同修，加重同修的魔难，都要及时放下……。

大家进一步又认识到：同修为什么被迫害？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什么心来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其中有责任？交流中同修有了正确的修炼人的状态，在向内找自己的过程中，大家找到了一颗心：对技术同修的依赖心，技术上的大事、小事都指望同修来解决，一个电话同修招之即来，你找、我找，同修疲于奔忙，最终导致长期不能静下心来学法，一些执著、人心被加强、放大，致使邪恶钻了空子。在真正向内找的过程中，没有了抱怨和指责，同修们生出了对被迫害同修的慈悲，许多同修都流下了泪水，这时一切人心在法会的纯正圆容的场中荡然无存，只有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念。决不允许邪恶以任何借口迫害我们的同修！一定要彻底解体邪恶，救出我们的同修！大家都动了真念，这一念发自内心，威力无穷。当时很多同修在发正念后就感到心里很踏实，觉的同修一定能出来，随后，同修们没有掉以轻心，持之以恒的发正念、讲清真相并采取各种营救措施。不久，同修就出来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大家真正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并真正改正它（此地资料点同修从那以后都尽量自己钻研技术、解决问题了），而且无条件用慈悲和正念帮助同修，大法弟子的整体升华上来了，在大量销毁邪恶后，旧势力的安排被否定了，这就是大法弟子向内找相互圆容形成整体的威力。

四、大法弟子的整体

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

走过这么多年，我们体会到贯穿我们整个过程中的就是修炼，按照大法和正法的要求去踏踏实实修炼，而在修炼中，我们必须学好法并向内找，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相互间越来越圆容，而整体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

我们是这样来理解“整体”的：那是大法弟子的心都能在一

好人，更好的人，现在电视上、广播里全都是给法轮功造谣，你们看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讲时将手放在胸前，讲个凭良心而做事，我们如今应该也把手放在胸口想一想，政府一下子打压这么多好人，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你们千万不要听信电视中的谎言，这又是一场运动，法轮功好就是好。”室内鸦雀无声，全科人，包括主任都很专注的一直听我说完。

接着，单位、上级单位、公安、劳动局、纪检等部门轮番找我，我始终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说：“几年来，电视、报纸都说好，同一个功法，怎么一下子就不好了呢？法轮功一直都是国家承认的，怎么一下子就否定了呢？这里面一定有事。”纪检委那个人笑了笑，没吱声。我走后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个人说我：“某某真顽固”。

那时候，黑云覆盖着天空，中华大地被谎言、邪恶笼罩着，压的我喘不过气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下班就到处去打听那些没有回到家的同修的消息，心头象压着铅一样沉重。想到师父和大法遭到谎言的诽谤，我常常难过的流泪。

二零零零年春天，多次到单位及家里找我的公安人员（他和我是熟人，他被公安分派包管我，他每次都显的很无奈）又来找我，当他们一开口：“看看你是不是在上班，不要去北京啊”。我马上严正的说：“你们看看我现在正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我又有家，又有繁忙的工作，你们实在没事干了吧！不管去北京也好，不去北京也好，我们法轮功学员肯定都不会去做违法的事，我很忙，以后再也不许你们来骚扰我了。”从此，这几个人再也没有找过我。当时还悟不到不配合邪恶，现在想起来，就象师父说的：“念一正 恶就垮”（《洪吟二》〈怕啥〉>）。

三、病业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重时期，有一些学员放弃修炼，那些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弟子一直在做着大量发放资料、做真相标语等证实法工作。

然而，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从而放松学法，到很少学法，经常不炼功，以致使自己认为平时看得很淡的“名、利、情”都来了，常人工作中一个很满意的职位也来了，“色欲”也在侵蚀着我。我非常苦恼。为了把常人工作做好，我任劳任怨的做的很出色，可是越做越忙。我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忘记了“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地”（《转法轮》）。

以后悟到，邪恶对修炼人虎视眈眈，稍一放松，它就会钻空子。二零零一年春天，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痛苦“消业”后，我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虽然作为一个法轮功弟子，这时我表现出的平静，令家人及

同事惊讶。但因平时学法少，法理不清，遇到魔难，我还是不能很好把握。我也找一些学员帮我悟一悟，大多都说：“消业呢，是好事”，但我也渐渐支持不住，被丈夫及家人送到国内一大医院。我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我要求带几本大法书，丈夫这时对我百依百顺、满口答应。因为丈夫、家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我活不了几天了。

这时我体验到了常人中的一切实物都是假相，到这时，那真是什么都没有了。我想到孩子、姐妹以及老人，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是谁也左右不了的，我不用去惦记。我自己呢？我这么不容易的得了这个人身，又幸运得了这么珍贵的大法，修的不精进，不能圆满，年轻轻离世，太可惜了。后来又一想，反正我已得了大法，就是脱掉这个肉身，也下不了地狱，从现在开始，我活一天修一天，抓紧时间，赶紧修炼，多修一天，多学一天法。

我暗下决心：我要按着这个法修到底，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名、利、情、色欲等等立刻逃之夭夭。

因为怕自己给大法抹黑，我在住院期间讲真相，没有暴露我大法弟子的身份。深夜，等人们都睡下了，我支撑着到厕所炼一会儿功，有时在厕所地下铺一张报纸，打一会儿坐。由于大剂量的化疗、放疗，我的眼睛针扎似的疼痛，视力低下，一米的距离看不清人的五官，中耳积水而致耳聋，全身脏器功能损伤，痛苦不堪，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学法，白天大部份时间都在承受极度的痛苦，其余的时间就用于学法，三天我就背完了《洪吟》。

主任查房时一再交待：一定不能看书，否则会失明的。我想，我看的是大法，是宇宙大法，我的这双肉眼能天天同化大法，它是幸运的，它不会失明的。一开始觉的字迹模糊，后来越来越清楚。以后，我有了每天傍晚能在病房里炼一会儿功的环境。常常做几个动作，便坐在床边大口喘气，心跳加剧，然后接着炼。

通过静心学法，我悟到：医院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回家。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多次出现奇迹，所以主任答应了我的要求，但一再叮嘱：两个星期，一定回来，不然会要命的。

回到家停药后，除脸、手、脚，我的全身起满了大片丘疹，全身看不到一点好皮肤，都是大片红斑，奇痒难耐，隔一会儿就要全身的抓一遍，用铁刷子刷，抓的到处淌血，后来皮肤变硬，夜里奇痒的不能入睡。两个多月后，逐渐好转，以后恢复正常，视力、听觉也都恢复正常。又过了两个多月，我就正常上班了。

几个月后，我突然开始腹泻，泻的全是黑水便，就象农村猪圈里的黑粪汤，我不能吃不能喝，但泻起来没完没了，而且还非常多。躺在床上，说不了几句话，就要下来泻一阵子，折腾的筋

他（她）好啊，我又不是为自己；我曾觉的同修被迫害、在魔难中时我找找他（她）的原因没关系，因为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吸取“教训”，才能消除大家的疑惑啊。

这时候我往往不明白：同修怎么不能“虚心、诚恳”的接受我的意见呢？怎么会“曲解”我的好意呢？我也不明白我头头是道的分析同修有漏之处时，我对同修干了什么？

直到有一位老年同修鼓起勇气把我当众指责她，对她造成很重的伤害的事告诉我；直到我在魔难中时同修无私的无条件的慈悲帮助我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让我感受到同修之间的温暖，让我坚定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让我鼓起了战胜魔难的勇气……我才知道我错了，我才知道我在对待同修时我一直没找自己、修自己。

我后来明白了，我看到同修不足时，我一定要想一想：同修是我的镜子，他（她）的表现是在提醒我是否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找到了或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就要慈悲宽容的对待同修，同修本性的一面决不会这样，同修表现出来的不足都是一定会去掉的人心，不被同修不明白一面的假相带动，不被不理智的表现迷惑，那不是同修自己，同修本性的一面多希望我们去帮他呀，既然让我看到了同修的问题就一定是要我对同修负责，但我给同修提出来时，一定要善，一定要语气平和，考虑同修的接受能力……。

同修被迫害时、在魔难中时，我不能在背后去找同修的原因，我知道那些不负责任的议论或指责是在往同修身上加败物，是在间隔同修，是在帮邪恶害同修啊！这时的同修需要我们无条件的帮助，需要大家的鼓励。

不准邪恶迫害我的同修！我能为同修做什么？这才是我们的正念和该想的，我认识到：此时对待同修的态度就是我们实修的过程。

其实我们不同时期都会处在帮助别人和被别人帮助的角度，那么在两个方面我们都应向内找，帮别人时要慈悲、宽容、要善和没有条件，而另一方面自己在任何时候也一定要听得进同修的意见，因为在修炼的路上我们确实有很多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执著和漏洞，这些东西都带不到天上去，都可能在迫害期间给自己和整体造成损失，但师父会用一切办法让我们尽量认识到从而去掉它们提高上来，那么我们遇到什么麻烦、矛盾，听到别人说的、看到别人做的都不会是偶然，其中很可能就有师父的慈悲点化，那么我们这时如果以别人态度不好，或觉的给自己说什么的人还不如自己呢，从而不向内找向外推的话，自己的提高就会有障碍，堆积多了就可能形成大的难，而听不进意见的本身也是很危险的，师父在讲法中已给我们点明了这一点。

才能尽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才有能看透假相的智慧，才能象个修炼人的样子时时向内找，同修之间才能圆容好。

如今，很多地方的同修都认识到集体学法对同修间相互促进学好法的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也肯定了集体学法。

我们看到很多做的好的地区都是在集体学法，坚持不断，雷打不动，同修学法时不走形式，长时间大量学法，系统的学师父各地讲法，学法时每个整点坚持发正念，在学法后留一定时间交流和共同商讨证实法的事。

还有，协调人不定期的参加各个学法小组学法，这样各区域同修的状态，协调人就比较了解，出现什么问题、矛盾时，协调人之间先通过学法、交流从法上有了明确的态度和解决办法后，又与同修分别在学法后沟通交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再正确对待同修的问题，就没有什么久拖不决的大的矛盾；发现同修状态不好时，大家就建议他暂时停下手中的事，静下心来学好法，并同时为同修发正念加持他静心学法。

这样，有一个大家都把学好法摆在首位的基础，遇到什么事，至少大多数时候同修都能在法上理智、清醒的对待。同修之间能圆容好，有一个正念之场，不容易出现乱七八糟的事，就使这个整体基本能走正了。

三、向内找自己是相互圆容形成整体的前提

大法弟子的相互圆容包括很多方面，有正念的相互加持、有从法理上的交流提高、有看到同修不足和有漏时的善意提醒……。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因为是人在修，还有人心；我们很多时候在帮助同修时是不够善的，看到同修不足时容易“恨其不争气”，容易着急，容易把别人的问题看的很重，这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摆在了别人之上，“执著于别人的执著”。对帮助处在被迫害中和各种魔难中的同修时就会有条件：你怎么不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啊？我这么帮你你怎么还过不去啊？这其实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同修有漏嘛，所以被迫害；二是在这个时候忘了找自己、修自己。

师父不是常常提醒我们要向内找自己吗？我们现在认识到向内找自己是没有条件的，当然在看到别人“实实在在”的不足和缺点时还要找自己，那真的很难。记的我自己以前有这样一种状态：在自己遇到麻烦时多少知道要找回自己；但看到同修有问题时，我不知道怎么找回自己，看到同修的不足我总是能指出来，我觉的我很真、很“耿直”；在这方面没障碍。同修被迫害时我愿意去分析同修出事的原因，我想让大家从中找到“教训”，……我曾觉的指出同修的不足时，我语气重一点没关系，因为我是为

疲力尽。丈夫非常不解：从哪里来的这么多的黑水便呢？赶紧输液，不然会脱水的，他给我输上液刚走，药瓶子和架子一下倒了，摔了一地，我赶紧自己拔下针头。我悟到是师父又在管我了，师父又两次给我清理身体，悟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慈悲的师父还没有放弃我这个悟性差的弟子，我向师父发誓：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剩下的生命，我就是为法而活着，助师正法。腹泻三天后，一切恢复正常。

四、溶入整体，讲清真相

我从新获得新的生命而发生的奇迹对周围世人影响很大，当我再次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之时，我主动辞去那个我曾经很满意的职位，而现在这个同事各方面比我更适合这个职位。在师父的安排下，我做着一项实质性的工作，有一间自己的工作室，不用再象以前那样，从早到晚在科室奔走、操劳。从此，我的工作室便是我讲真相的很好环境。

因为我热心帮助病员家属解决一些困难，说话态度和善，治疗工作认真负责，给他们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对他们接受真相能起到好的效果。有人说：我们猜测你肯定是学哪一门佛家、道家的，看着就面善，和别人不一样，对我们穷百姓都这么好。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学了大法我才能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法轮功学员都做的很好。

我讲真相往往以这个人在常人中的职位、身份、执着来讲，而且把握不要讲高。站在常人能接受的角度讲，目的是救他，使他明白大法好，因为当时世人在邪恶的谎言欺骗下，大多数不明真相，要从做好人，敬佛、尊敬真正的修炼人说起，人们都愿意听，他们正好奇和愿意听的时候，马上切入正题。讲真相因人而异，碰到有信仰的人结合他们的信仰讲，但一般情况不要否定他们的信仰，他们能认可大法，明白真相，接受资料，并很珍惜，就可以了。因为我的工作室一般不让闲人进入，所以我一个人时，一边工作，一边能有一个很好的学法环境。但有时等待期间，家属们很愿意进来，这也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机缘，这个机缘我一般从不放过。

几年来，在我工作室听过真相的世人有工人、农民（大多数）、老师、军人、政府干部、律师、法官、公安人员、银行职员、个体商人、乡镇干部、专家、学者、老退休干部、虔诚的天主教徒及教堂领经的头领、居士、当地各门派小门小道的信徒及头领等，上至八十多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记得有老姐妹俩，妹妹是居士，姐姐长的慈眉善目的，当在我的工作室听完真相，老姐妹俩拉着手，一边颤巍巍向门外走一边念我教给她们的话：“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到了门口又转回来，问，是这样念吗，念的对吗？我笑着说：对、对。她继续一边念一边往

外走。我有时怀里抱着那些刚出生业力就很大的小婴儿，常常爱怜的看着他们稚嫩的小脸告诉他们：“记住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同化宇宙大法，进入新宇宙。”这样的话不知对这样的小生命说过多少次。

有一个军人，九九年在某武警部队专门绑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当我给他讲真相后，他说，“其实，我们这些人过后也想了，中共政府在利用我们，但那时也是不了解真相，上级让干什么，我们就干了。”这个人明白真相后，退了党。还有一个护士，在实习期间，曾经给大法弟子灌食，她说医院的护士不愿去，让我们几个实习生去了。当她明白真相后，退了团。

在给一位某省城工作的律师讲真相时，他向我揭露了他们这一职业内种种不好的内幕，但他自己为了生活，为了钱也那样做，我向这样的人讲真相把握住只要他能明白真相，对大法有一个好的认识就行了。师父讲：“目前人类社会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不好的人，不好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人，甚至于有的人不只是变态心理，魔性都很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不管。为什么不管呢？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连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

感谢师父给我智慧，使一个不善言辞的我，变的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象律师这样的职业，按常人理，是一个靠“口才”工作的职业，但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法给予我智慧及威严，使这个律师明白了真相，不住连连点头，认可大法，明白真相而得救。在给老师们讲真相时，这些老师们最后都能表态：不会向孩子们讲大法不好。知道“真善忍”好，明白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

几年来，师父讲法多次强调多学法，我悟到学好法才是讲好真相的保证。所以再忙再累，我从没有放松学法。

五、协调

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有同修找我做一些证实法的工作，我就很热心的去做，也有一些老年同修，或状态不太好的同修，或新学员找我，我很愿意尽早抽时间和他们一起交流、切磋，站在法的基点上共同提高。不知不觉，我成了我地区协调人之一，在协调过程中，也多次遇到过提高心性的机会。

几年来，我地区主要供应资料的同修很慎重，在资料传递方面很注意修口，一直单线传递，所以资料来源一直较安全、这些同修其实做的很好，但不便做表面协调工作，那么我就很安心的做。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救度众生在做同一件事。

也发生过几次资料停期的现象，没有直接参与资料制作或主

宙为私的深深烙印，再加上彼此有不同层次、生生世世的渊源；证实法中还有旧势力的恶毒安排、邪恶千方百计想以此来离间、捣乱……要时时刻刻都相互圆容好真的很难。

但这就是我们必须要走过去的路啊，实践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放下执著和自我的时候，就能相互圆容好；放不下就会感到难，而什么时候能放下呢？学好了法的时候，头脑清醒、心态慈悲祥和，真、善、忍的特性在大法弟子身上体现，此时正念十足、就容易看穿种种假相后面的实质，一切渊怨都能被大法善解，这个时候容易向内找，能正确对待各种矛盾，矛盾就不会激化和久拖不决，表现出的矛盾只是大法弟子迅速去除人心、执著和建立威德的好机会。

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学的都是师父传给我们的一部法，同化的是同一部法，同化的是宇宙最高特性。大法超越宇宙中的一切理一切层次，不会被宇宙中任何因素左右，那么大法弟子同化法的部份怎么可能有间隔呢？其实从各种复杂的矛盾表现中跳出来看，说一千道一万，大法弟子做不好时都是法没学好的时候；间隔其实就产生于没同化法的一面，和没去除的人心执著之中。

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的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的好。”（《致澳洲法会》）

修炼了这么多年，师父在一次次的讲法中，一次次的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在不断的谈这方面的体会和教训，很多同修都知道要学法，嘴里也说学法很重要，但是不是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了呢？真正每天都“认真对待学法”、学好了法了呢？这真的需要我们严肃的向内找一找自己的。

回头看一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明明知道但做不到或不愿做到，在世间名、利、情的干扰中、在求安逸心的带动中，在干事心的烦扰中、在邪恶的捣乱中、在外界形势变化的触动中，我们不少时候学法往往是：眼在心不在、口在心不在……甚至睡过去、迷糊过去，什么都不在了，不能明明白白的学法，学法不入心，心就不在法上，表现出的人心执著就多、自我难放。修炼人犯迷糊就可能长期混同于常人，那么这时邪恶的干扰就大，大法弟子之间就被邪恶钻空子，被加强、放大执著造成争执不下，矛盾不断……彼此间想起都难受，见着都不舒服，同修之间的相互圆容就更无从谈起了。

所以，大法弟子不扎扎实实静心学好法，人为的想要达到什么好的状态，相互圆容配合好是不可能的，那都是向外去求了，用人的办法解决，弄不好越解决越麻烦。只有学好法，同化好法

相互促進，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一、相互圆容是大法弟子的责任

在一次交流中曾听一位同修讲过，迫害刚开始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梦，他说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梦都记忆清晰。梦境是这样的：他和好多人坐在一个闷罐车里，这辆车要开很远很远去到达一个目的地。在开的过程中，他和这些人坐在车里随时都会昏昏的睡去，一个意识告诉他，如果谁真的睡过去了，那他就永远不能再醒过来，非常可怕……。

坐在车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困，要自己坚持一直清醒简直不可能，但是又有一个情况：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同一时刻迷糊，于是大家就开始互相帮助，你迷糊了我把你推醒，我很快又迷糊了你又把我推醒，就这样，大家你推醒我我推醒你……坚持着，坚持着……。

当时我听同修讲了这个梦境，十分感慨，回顾我自己与身边同修八年多的正法修炼经历，和这个梦境何其相似。在世间的迷中，在惑乱中，在艰辛的正法修炼中，我们不知摔倒了多少次，不知迷糊了多少次，是师父安排周围的同修一次又一次把我扶起来，一次又一次把我从迷糊中唤醒；而师父也安排我多少次去帮助同修，帮助那些帮助了我的同修。我发现：在我们的整体中一直都是这样：不可能同时都因人心的执著犯迷糊，也不可能同时都非常清醒（因为执著总得在矛盾中暴露出来才能去掉它），总是能互补。

同修说，当时做了这个梦想不通是什么意思，但经过这么多年，看到同修之间的相互加持、相互圆容的正法修炼历程，他终于明白了。

我有一个认识：师父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就是要让我们来相互帮助、相互圆容、相互加持的，在共同助师正法的过程中去掉执著、放下自我，成为纯净的为他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在一起就会形成圆容不破坚不可摧的真正的整体，这个整体做的好、走的正，就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能按师父正法的要求为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当这些生命归位时，他们就是一颗颗大法的粒子，所有的大法粒子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宇宙。他们的纯正无私就是新宇宙圆容不灭的保证。回过头来看，他们今天在世间助师正法，锤炼、纯清自己，相互圆容、配合形成整体的过程不就是在为将来实践，在为将来打基础吗？这不就是师父所安排所希望的吗？其实，这也是我们彼此的约定和责任。

二、学好法才能相互圆容好

然而大法弟子毕竟是在常人中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秉性、生命特点、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因此形成的不同的各种观念；因为是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没同化法的一面带着旧宇

要运输的同修，包括我，有时不能宽容同修，认为资料点同修动不动就停资料，使整个地区各片同修接送资料出现混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后通过《明慧周刊》中资料点同修的文章，尤其我自己参与主要运输和制作资料过程中，体会到参加这项工作的同修的艰辛。

因那时我地区的资料来源于一个渠道，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的定时接送全地区的资料，有时遇上滂沱大雨、雷鸣电闪，大雨打的睁不开眼，田间是泥泞的小路，两边是茂密的玉米田。但一直都很顺利。

为接送资料或协调工作省一些时间，大姐给我买了一部电动车，我经常给它讲真相，使它知道：我选择了它，它是幸运的，配合我做这一神圣的事，是它的福份，我很爱护它，好好的保养它。有一个雨天，因怕弄湿了自己的车而舍不得骑，骑了丈夫的车去接资料。

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打的我睁不开眼。由于这天刮风，资料多，太重，总是撑不住车把手，而不只一次的摔到泥坑里，不等爬起来，我迅速的抓住将被大雨冲走的塑料布包裹几层的资料。在我从新绑好资料后，我对车子说：“车啊，虽然以前我从没用过你载资料，今天大雨，我选择了你，这也是你同化大法的机缘，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缘，你不要有怨气，你在配合大法弟子做救度众生的最神圣的事。”之后一路顺利到达目的地，资料、光盘完好无损，一点都没有湿。

以后，在资料点遍地开花这一项目上，我和同修也是历尽磨难。同修和我制作的第一期周刊，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时间，最终还是做的很不满意，个别同修不理解、指责时，我心里觉的很委屈。过后悟到，在修炼的路上，遇到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其中是不是自己提高的一个机会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同修，尤其是资料点同修宽容、慈悲，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中，无论同修怎样埋怨指责，因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而不便解释，而是默默的做着自己应该做的。

几年来，我由师父牵着，“跟头把式的”、磕磕绊绊的走到了现在，我和当地同修不断互相勉励，听师尊的话，越最后越精進。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

走正修炼的路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得的法，现在已经过去九个年头了。在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修炼当中，有法理升华后的喜悦，有过心性关的坚忍，有过病业关时的坚信。在修炼路上也摔过跟头。在师

父的慈悲呵护下我走到了今天。下面我把这几年正法修炼的心得体会与各位同修切磋。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指正。

走正修炼的路，证实法

二零零一年，我家搬到了新区。失去联系的同修找到了我，告诉我现在的正法形势和同修证实法的情况，并领我到一位老同修家。这位同修把“七二零”以后师父的经文还有同修写的心得体会给我看，我看完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当我在家偷偷学法炼功时，大法弟子们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师父在《建议》经文中讲：“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生命最不好的。”

我不要当不好的生命，我要当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悟到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度被蒙蔽的众生。于是我买了大红纸、墨和毛笔。因我们的地区还没有资料点，只有靠讲和写来证实法，救度众生。晚上我把纸裁成长条，用毛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千古奇冤”，写了几十幅。

晚上，我带上条幅和胶水，为了防止人们把条幅撕下来。我把条幅贴的高一些，我还带了一个凳子。为了叫众生知道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一个楼贴一张，几乎所有的楼都贴上了。贴完后回家已经是下半夜了。第二天上午，邪党就组织人把条幅全揭下来了。我后悔贴完条幅没有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

我想只靠贴不行，得去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才能明白。于是我利用到家属区给患者打针的机会（因我是一名护士），各家串门，给他们讲真相。因我群众基础比较好，不论白天、黑天、节假日、休息日，找我打针我就到，对患者服务周到，所以他们对我不信任。

我从法轮功做好人、祛病健身讲起，他们都能接受。有的提出的问题我没有回答好，我就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对照师父的讲法下次把这个问题讲明白，这样讲起来就比较顺利了。有的说我就相信你说的，因为你说真话。就这样在工作的空闲时间，一有机会，我就到家属区去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有一天晚上做了个梦，梦到家属区大道两旁都是柿子秧，秧上结的都是黄的小桃柿子，我摘了两大筐拿家去了。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鼓励我继续做好。

随着讲真相的面逐步的扩大，有的好心人为了我的安全就把我讲真相的事告诉了丈夫和公公。公公为了能说服我，把这事又告诉了我的父亲，这下两家一起向我发难。公公还说，我今天上

实师尊和大法的伟大，并与同修们进行切磋交流，这是我生命最大的荣幸。在此，真心希望同修们都能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我们开创出的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在这最后有限的时间内，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兑现我们久远的誓约，扬起风帆，随师返航。

谢谢伟大的师尊！

谢谢各位同修！

学好法 向内找 相互圆容 形成整体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大法弟子跟随师尊走过了八年多的正法修炼之路，在历经了风雨和坎坷后，变的越来越成熟；在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很多同修越来越认识到，越到最后，大法弟子相互圆容形成整体就越重要。

在交流时，大家发现，本地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同修，能走过那么多的魔难；否定了旧势力的种种安排，解体了邪恶的一次次罪恶图谋；没有同修之间的慈悲帮助、相互圆容是非常难的，因为每个大法弟子都可能有自己意识不到的执著和漏洞，在世间名、利、情的悄然侵蚀中都可能不同的时期有不清醒的时候……。

在这些年中，我对同修之间的相互圆容有较深的体会，很多时候感动于同修为大法、为同修、为众生负责的纯净无私的心。我想，在这最败坏、险恶的世间，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在邪恶千方百计想毁掉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最后关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相互圆容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那么我们就一定能走稳、走正，减少损失，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尽早结束迫害、救度更多众生，跟随师尊走到最后。

我看到：同修之间相互圆容的过程其实都是修炼的过程，就是旧宇宙生命去掉自私、自我，修出纯善和慈悲，同化大法，向新宇宙为他的生命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心和观念的激烈碰撞，有多少心酸，有多少艰难，但这一切和师尊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承受相比，那根本不值一提、微不足道。

我理解，大法弟子相互圆容是彼此有责任，这也是新宇宙能圆容不灭对大法粒子的要求，今天大法弟子就在世间实践，这是师父的期望、众生的期盼，大法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威德是新宇宙圆容不灭的保证。

今天我想借第四次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机，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悟和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希望能相互勉励、

救度众生，收效还是很好的。

尽管刚开始同修的家人对我们此行要做的事还不很接受，但我们都没有动心，在师尊的呵护和加持下，我们还是顺利的通过了监狱的两道关卡，来到了监狱里面的狱警签到处。因为当时正值狱警上班时间，我与同修就势对着来这里签到的熙熙攘攘的狱警发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念。看着这群鲜活的生命，想着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和就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面临的悲惨结果，我已全然没有了对他们的怕和恨，只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些生命感到可怜。在当地同修发出强大的正念之场的加持下，我们内外所有同修仿佛都已溶为了一体，那时真是感到我们的神体顶天立地，威力无比。对此，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同修也与我们很有同感。最后，我们很顺利的将同修需要的东西送到了她的手中。

随后还发生一个奇遇。当我和同修走在路上时，广告牌上一行大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合力而动”。接着，同修发现在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意是：百分之百的配合，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一刻，我们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伟大的师尊时时处处都在呵护着我们，慈悲的点化和鼓励着我们。很快我们就以极其“偶然”的方式找到了当地同修，尽管我们不曾相识，但同修一部大法、同为一师之徒的缘份已使我们的心的溶在了一起。当她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后，又约来了恰巧也是刚到此处的俩位异地同修，与我们一同配合向同修的家人讲真相，抓紧营救同修。我们对这些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同修，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无条件的来参与配合以及对我们所给予的无私帮助所深深感动。从中也看到了在整体配合时，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后来，在我们全力协同配合向同修的家人讲真相的过程中，同修家人的变化非常大，从最初的害怕和抵触，到后来的理解和接受，直至最后表示愿意与我们共同揭露邪恶，协同配合，一道去营救她的家人、我们的同修。

后记：刚刚看过师尊的新讲法录像《法轮大法-对澳洲学员讲法》，面对师尊对弟子的洪大慈悲和苦口婆心的教诲与叮嘱，我深感羞愧难当。因为对照师尊在讲法中所提到的问题，在我的身上都还存在。特别是在证实大法的过程中还尚存有证实自己、为私为我的执着；在整体配合时，因为同修之间的不信任，还不能积极主动的圆容正法大局的需要。作为师尊的弟子，我唯有听师父的话，才能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回首在修炼的路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深感每一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仅仅是具备了想要修好自己、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愿望，师尊却赋予了弟子生命无上的荣耀。借助“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能够证

楼差一点摔倒，姑爷得了白血病我都没这么上火过。我说，“您看过《转法轮》，知道书上写的都是叫人怎么做好人的，再说象您的这个岁数，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知道刘少奇是怎么被打倒的，现在法轮功被镇压，跟那个形势又有什么两样呢？我告诉他们大法好，也只是为他们将来得个福报。”听我这么一说，公公不吱声了。我克服了来自家庭的压力，继续走在讲真相的路上。

一天，一个同事到单位说，学校都驻进军队了，保护学生，我问为什么？他说法轮功的弟子为了给李洪志过生日，要找五百个童男童女的心送到美国去。我说，“这样的话你们也能相信。”晚上到公公家说起此事，公公说，“这事可不是真的。”小叔子接话说，“是真的，电视台都下了文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官方直接授意的，这个邪党直接在毒害众生。

回到家，望着窗外下的雨，我心里非常的沉重。师父为了传法度人，竟然遭到这么恶毒的诽谤，我不觉的流出泪来。心想当师父遭人陷害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在干什么？师父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法轮大法 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是的，大法弟子必须得做，为师父讨个公道。

第二天，我到商店买了复印纸开始写真相传单，写有几百份，我要把每个门洞都贴上，写好后，我穿上警察服、背着兜、穿上靴子（因刚下过雨路不好走），我就出发了。

首先到学校去贴，因为学校的孩子受毒害最深，家长听了谎言，天天到学校接孩子，一时间搞的人心惶惶。我就把通往学校的砖墙，隔一段贴一张，都贴上了，然后，挨个门洞贴，白天没贴完，我就晚上贴，把几百张都贴完了。第二天就有人说，抓小孩的事不是法轮功干的，都贴出来了。我听心里很是欣慰。

过了很长时间，我到朋友家讲真相，她讲起此事。她说前些日子，有一个女干部贴传单被人举报到省“六一零”了，“六一零”来人追问此事，本地政府说可能我们没有排查干净，我们会缩小范围在干部中寻找此人。最后也没有查出来，“六一零”的人扫兴的走了。我想为什么会有漏呢？往内找，当时我想穿着警察服装贴传单，别人不会怀疑我，这一念把邪恶招来了。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

二零零二年，父亲得病住进了长春肿瘤医院，同病房有一对俩口子，男的是看守所的警察。一次大家谈起了信仰，这男的说，信什么都不能信法轮功。因当时考虑到父亲，我没有讲。过几天，这俩口子就要出院了，我想给他们讲真相，可一直都没有机会。

晚上做个梦，梦见这个女的掉进井里了，井很深。我用一根绳子拴上钩子，想把她拽上来，可总是够不着她，醒后悟到是师父让我救人。出院那天，女的上洗手间，我也跟过去。我说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电视演的法轮功的事，全是假的，你知道“六四”吗？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吗？镇压法轮功跟那是一样的，这几年天灾人祸不断，你知道“大法好”，会保你平安的。她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会记住的。”

紧跟正法进程，讲真相，救度众生

《九评》发表后，我连续看了两遍。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不是搞政治》。明白法理后，我就开始讲“三退”。因为有前面的基础，所以做起“三退”来非常自如，有的几句话就退了，也有不退的，但我不放弃，有机会就跟他们讲。

有一个同事的儿子，真相小册子看了，《九评》也看了，劝了几次，可他就是不退团，他说他还想入党呢？有一天，我特意坐他的车去上班，我说，“现在车祸太多了，你开车慢点，现在不是你撞他，而是他撞你。人是避免不了的，还得靠上天的保护，你开车还要养一家人呢？更得保个平安了。你就把印记拿掉，保个平安不好吗？”他马上说，“行，你就给我退了，保个平安吧。”

我父亲是个离休干部，经常给我们讲过去生活有多么的困难，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要饭度日，现在生活好得感谢××党，但他对××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九评》发表后，我给他看小册子，可他眼睛看不清楚，我就给他讲真相，让他退党。他说，“你认为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炼，别反对××党，你现在挣的钱不是××党给你的吗？”我说：“我挣的钱是我命里有的，是我通过个人努力才得到的，您不也说过你有个战友，战争年代一起参军打仗，复员后嫌县城的工资低，回到农村务农，结果现在什么福利待遇也没有，还一身的病，生活非常的困难。同样同一个战壕出来的战友，同样为共产党卖命，怎么待遇就不一样呢？”

听我这么一说不说话了。有一天到父亲家，他说“你给我看看存款折都什么时候到期，我这眼睛也看不清楚”。我说这老爷子存了这些钱，比我家存的钱还多。父亲高兴的说，“是呀，这些钱都是给你妈留的，将来我要是死在你妈前面，这些钱够你妈用的了。”我听这话接着说，“是呀，现在生活是好了，儿女也都过的很好，不用你操心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有个好身体，才能长寿，长寿了才能挣更多的钱，你才能享受，我妈也跟着你享福。可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不是靠人能躲避的了的，你看今年的天气多不正常，这哪象是冬天，好象是春天。”父亲说，“是

心你就是在提高。”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症结之所在。看到师尊还慈悲告诫我们：“千万要注意了啊，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我告诉大家，那可就太危险了！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感到自己仿佛被师尊重重的“棒喝”了一下，真是惭愧至极。

后来参与营救项目的同修通过不断向内找，终于摆正了营救同修和救度众生之间的关系，就分头开始逐级去找到各个参与迫害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向他们讲真相，并将他们的相关信息传给海外讲真相小组，还对同修的被迫害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在海内外大法弟子的全力配合和共同努力下，那位同修没过多久就从当地劳教所闯了出来。

二零零六年，身边的一名同修收到了一封从监狱辗转寄出来的家住异地、现被非法关押在另一座城市的同修给我们写的信。信中希望我们能向她的家人去讲真相，并表示非常渴望我们能给她送去一些目前她最亟需的东西。面对身陷囹圄正在遭受迫害的同修的来信，我们深知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但在当时，邪恶对我们的干扰还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来源于身体上的迫害，也有来自于家庭、社会和工作中的，甚至是来自于我们同修之间的干扰。

这位同修非常坚定，在黑窝内遭受残酷迫害都没有向邪恶妥协，同修的身体遭受的迫害非常严重，她的未修炼家人对此一直非常担心。由于我与她的家人从未谋面，所以刚开始给同修的家人打电话时，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很有戒心，对我的一些想法也不接受。我没有气馁，而是坚持着一次又一次的给同修的家人拨打长途电话，跟他们进行沟通，关心他们的近况，体谅作为受迫害同修的家人的苦衷。他们逐渐被大法弟子的真诚和善良所感动，我们也终于破除了邪恶设置的种种间隔，最后达成共识，就是相约在一个时间到同修目前被非法关押的城市去会面。

我和另外俩名同修终于一同迈出了去营救这名被迫害同修的第一步。此前所经历的种种波折和干扰，至此已全部化为乌有。

到了目的地，我们就一直向同修的家人讲真相，鼓励他们要有信心，与我们一道共同努力，一定能将同修营救回来。同修的家人对我们的话由起初的犹疑不信到最后发自内心的感动。

二零零七年九月，我们又再次与同修的另一位家人在同修被非法关押地汇合。师尊在《美国首都讲法》中告诉我们：“除了你们个人在走向最后圆满的路上所要经历的、所要开创的，你们最主要的、也是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救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说，你们的修炼早就结束了。”所以此行的目的地我们也很明确，那就是一定要向途中遇到的所有有缘人讲清真相，

法》中一段讲法：“明慧网登一篇文章，有个学员一路讲着大法真相、喊着“大法好”，不管带到哪儿，恶警说什么我都不听，你打我骂我再狠，我也就是这样。那个劳教所吓的赶快退回去：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想：我转化不了她，还影响一大片，他们还拿不到奖金。没有办法，那派出所那往哪儿留啊？没有办法，送回家去了。”“看上去表面好象是人的表现，实质上不是。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它就害怕。而且目前邪恶数量相当少了，越消灭它们就越少。”并建议他能将自己所经历的迫害真相揭露出来，曝光邪恶，救度世人。

这封信很快就转送到了隔壁同修那里。师尊的讲法启悟了同修的正念，同时外面的同修也知道了受迫害同修的情况。大家里应外合，协调一致的揭露邪恶，讲真相。当我从看守所闯出来后不久，在当地同修的共同努力下，那名被非法重判的同修也随后闯出了魔窟。

这位同修回来后，马上将自己的被迫害经历在明慧网上予以曝光。其他同修积极配合，在当地进行了广泛的散发和张贴。一时间，带有相关内容的真相资料随处可见。事实证明，当大家都能齐心协力的共同配合去这样做时，对当地众生的救度以及对邪恶所起到的解体和震慑作用、反响和效果都是非常成功的。

二零零五年年末，与我们曾在一起集体学法的一名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三年。针对此事，由于我没能从法理上提高上来，不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将救度其间遇到的所有众生作为最重要的，而是带着对受迫害同修及其家人同修的情和对邪恶的恨，而非常执着于营救的结果。由于急于求成的心理被邪恶钻了空子，最后导致另一名参与营救的同修被单位开除公职。因为执着于自我，我又深陷于极度的自责和愧疚之中，曾一度难以自拔。而来自同修的指责和埋怨更是深深的刺痛了我，当时我是多么希望同修都能理解和包容一下我那颗已经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人心呀。

正当我还在为那些不符合我的观念，曾经“伤害”过我的同修感到愤愤不平之时，师尊的《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当我看到师尊讲：“今天是时候了，我就特别要说说这个问题，也顺便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在我们整体形势中已经相当的突出了，有的人已经到了根本就碰不了的成度了，我看再不讲也不行了。有的就象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象那个地雷，一踩就响。你不能说我，一说我就不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善意的恶意的、有意的无意的一概不接受，更不向内找，相当的严重了。这个不怪大家，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

呀，天气是不正常，可能今年瘟情要大。”我急忙说，“那还不赶快退党保平安。”父亲说，“我就不信，只有党员死，不是党员就活。”我说，“您这个岁数都知道，共产党历次运动杀死了八千万人，等于两次大战死人的总和。老百姓有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天迟早要惩治它的，你在这个组织里还安全吗？我给你起个笔名叫长寿，把它退了。”父亲听了说，“这事不能叫别人知道。”我说：您什么都不会影响的。过了两天，我到父亲家，告诉他那个事办了。父亲说，“办了就办了吧。”

我有个妯娌，给她拿真相资料看，并劝她退党，她迟疑，说想一想再说。一天中午，婆婆打电话叫我去喝羊汤。我看羊汤还挺多，就打电话给她，也来一起喝，饭后出来，我一边走，一边讲我昨晚做的梦与她有关。

梦见我们俩进了一个大房子，这房子阴沉沉的，非常的恐怖。我们俩正准备找门出去，这时有人追过来，我就领着她跑，闯过了一道道铁门，到最后一道门时，我们很费力的把门打开，这时追我们的人快接近我们了，我一下就冲了出去，来到了非常明亮宽阔的原野上，回头一看，发现她掉在了沟里，卡在那了。我急忙回去拽她，这时我就醒了。她急忙问：“我跑没跑出去呀？”我说：这就看你的了，你要是把党退了，把印记抹掉了，你也就跑出来了。她一听，急忙说，“那就给我退了吧，不是什么都不影响吗？”我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什么都不影响。”这样我就给她起个笔名退了。

提高心性，讲真相，救度众生

二零零六年，我被调到中心医院上班，我想既然来了，这里就有有缘人等着我救呢。我就抓紧做吧。我就利用工作空闲时间、晚上值班的时间给他们讲真相。由于急于做事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

有一个护士上下楼串，说我炼法轮功，就说些反对的话。一时间全院上下都知道我炼法轮功，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要好的同事告诉我，不能再讲了，注意安全。朋友也打电话约我出去，告诉我不能再讲了，医院人员复杂，要保护自己。我听到这些心里想，真相还得讲，人还得救。讲真相肯定得触及到某些不好的生命，只是我心急，没做好，被邪恶钻空子了。于是我就加强学法，加大力度发正念，除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发正念外，我还在车上、班上有时间就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过一阶段，院内就消停了，我就继续讲。

有一个同事，我跟她讲了两次真相，她都能接受，一提让她退党，她害怕的说：你别给我办了。还说国际上大法弟子给她打过电话，她很害怕。

有一天，她给我讲她做的梦，梦见自己名字的“颖”字，变

成了景字旁的“影”，并且景字旁变成了两横两竖的“井”。我说：在我看来，这个“井”字不好，你看“进”字，是简体字，是往井里走，所以现在人都把它改成“进”了，意思是往最佳处走。你这个“影”字不是要往“井”里进吗？我给你讲的退党保平安的事你还是考虑考虑吧。下班前，她从楼上下来说，说：“你就给我退了吧。”我就给她起个笔名退了。

有一个同事非常热情，在工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一直想给她讲真相，可总有些顾虑，因为她丈夫是公安局的。有一天，办公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我说杨姐你信预言吗？她说她信。我说你既然信，我把预言给你看看。我就把《道人一语破天机，七十年后终解迷》这篇文章给她看，她看后说太好了，还有没有了，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她说看明白了。那你就赶快“三退”保平安吧！她说，“退！退！”我说别你自己退，还有你家大哥、孩子，她说行。第二天她告诉我丈夫和孩子都同意退。我真为她明白真相而高兴，我又把真相光盘拿给他们看了。

有一天上夜班，坐在车上同事们都高兴的讲起长工资的事，说这次都长了多少钱。我心想，真相本来就难讲，还一劲的长工资，她们挣着高工资能好退吗？我心里很是沉闷。晚六点，我开始发正念，发了半小时。我把工作处置完后，回到护士休息室，看时间还早，我就到医生休息室陪杨大夫唠嗑。因我给她讲过两次真相，还把真相光盘给她看过。这一次又讲起了预言，最后我把《道人一语破天机，七十年后终解迷》这篇文章给她看了，她看后沉默不语。我说，“这上面说的象是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退了保个平安吧。”她痛快的退了。这时休息室也回来人了。我就回到护士休息室，正好朱护士也回来了，我又把《道人一语破天机，七十年后终解迷》给她看，她也高兴的退了。从这件事我悟出，不要被后天观念束缚住了，而影响讲真相、救度众生。

有一天晚上，正好与一个同事值夜班，她在“七二零”之前也炼过法轮功，打压后就不炼了。我给她讲，现在法轮功在世界洪传的盛况和现在世界各地出现的优昙婆罗花，佛经上讲，这种花三千年开花一次，并预示有转轮圣王下世度人。我告诉她不要错过机会，把功再拣起来。过了这段时间，后悔都来不及了。她说已经放下就拣不起来了。我真为她感到惋惜。

晚上我作了个梦，梦见我买了一个大西瓜，用刀把西瓜切开，里面还有一个西瓜，再切开里面是一个大白瓜，把瓜切开，瓜有点粉色，一看就象是熟透的哈密瓜。我想这么甜的瓜应该把它分给大家吃。醒后悟到，是师父点悟我把这么好的法，告诉给众生，也让众生来分享大法带给人们的美好。

师父加持，用正念营救同修

以平和的心态，详尽、准确的将自己和家人几年来所遭受的迫害真相发表到明慧网上后，当地同修很快就以此为素材，大量制作了多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广泛的散发给当地民众，对当地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当地邪恶在看到我发表的被迫害经历后不久，就通知单位要找我谈话。得知消息的同修及时的就如何向内找、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及正念否定迫害与我在法理上进行了交流，很多同修还与我一道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企图迫害我的邪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事后，我也清醒的找到自己在正法修炼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漏，那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还是不能把救人放到首要的位置。

经历过此事之后，我就开始一去找那些曾经遭受过迫害的同修，与他们在法理上交流整理迫害经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重大意义。这些同修先后都将各自的被迫害经历写了出来，我又利用自己在常人中所学之长，对同修的文章在文字上进行修改、编辑和整理后，再交给相关同修投稿到明慧编辑部，后来这些迫害真相都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了出来。

师尊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与很多同修一样，也有幸成为了“百花丛”中的一朵“小小花”。自从有了这些“法器”后，我简直是如鱼得水。每当听到当地同修遭受迫害的消息时，我都尽量及时、准确的将这一讯息收集整理出来，并以最快的方式上传到明慧网，同时迅速转告给身边的同修。然后，再将相关素材整理、制作成多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因为众多同修都在积极的参与、配合，对曝光邪恶，救度众生，营救同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整体配合 营救同修

二零零三年年末，当我被邪恶绑架到当地看守所后，才得知还有俩同修也被非法关押在那里。在我到那里之前，一名已被邪恶非法判重刑的同修也“恰巧”刚被调到我隔壁的监室，而且他们都已几个月没能得到外面的消息了。当时我就在想，自己尽管是因为个人修的有漏才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但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一定要与同修们配合好，决不能让同修被邪恶“囚困”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共同闯出魔窟，因为我们都是有重大责任在身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在师尊的加持下，很多明白真相的被羁押人员都很愿意帮助我，他们还拿出自己好不容易才珍藏起来的笔和纸，因为这些东西在那里都被定为“违禁品”，建议我给隔壁的同修写封信鼓励鼓励他，我知道是师尊在精心的安排着这一切。于是，我赶紧动笔给同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写进了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

刚开始在我还没提到《九评》一书和退党一事时，他们就被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所操控，竟近乎歇斯底里的诋毁我们就是在参与政治，在反对（中共邪）党、反政府。我一边默默的发正念解体检控他们的邪灵因素，一边以平和、慈悲的心态用各种方式去打开他们的心结，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叫人看清这场迫害的邪恶，认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也是在制止其对所有人的迫害，大法弟子没有别的目地，仅仅是为了让世人能够得救。很快，他们就能平心静气的听我讲真相了，对《九评》所揭露出的事实真相，他们也很理解和认同，最后他们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同意我公开退党。

我牢记师尊的教诲：“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日常生活中，我就利用各种方式向身边的同事和世人讲真相、劝三退，随着正法进程不断向前推进，操控世人的邪灵因素和邪恶生命也越来越少，当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让这些生命得救时，他们大多都能选择声明三退并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现在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成了讲述大法真相的“活传媒”。

二、放下自我 在整体配合中兑现我们的史前誓约

在修炼的路上，我所走出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师尊的无限慈悲和良苦用心，特别是当看到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对“什么叫‘佛恩浩荡’”的解法时，我的这种体会也越发深刻。在许多经历中，我也更加体会到同修间在协同配合中，如果大家都能无条件的放下自我，主动参与到整体之中时，大法弟子在整体上所发挥出的救度众生、震慑邪恶的威力那是巨大无比的。

（一）整理迫害真相 揭露当地邪恶

师父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和《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的发表，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很想将自己的被迫害经历整理出来，揭露邪恶，救度当地那一方在历史上与我可能有着深厚渊源的众生，但是由于怕心的障碍，我却迟迟没有动笔。

二零零四年，通过参加集体学法和不断的与同修交流，我对揭露恶警坏人在震慑邪恶和向当地民众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所起到的作用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也对自己一定能走好、走正这一段修炼的路充满了正信。

当我着手开始搜集参与迫害我的恶警坏人的具体犯罪事实时，邪恶竟演化出种种假相拼命的干扰和阻挠我，如在写作时让我的身体感到非常难受、在调查取证时让我在路上遇到塞车、当核实具体迫害细节时让亲人不告诉我，等等。邪恶越是如此，我就越能认清邪恶的真实目地，因为真正害怕曝光的是它们。当我

二零零七年六月，本地有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同修及时把此事发给了明慧。但进一步营救需要详细的关押地址，和参与绑架的恶警的名单及电话号码。我想只有到公安局才能找到这些人的名单。我就到了公安局，在墙上找到了这些参与绑架的恶警的名单，我就把他们都抄写下来。可电话号码不好找，家宅的好查，移动电话就不好找，我问同修，同修说不好找。

过了几天，我想还得再一次到公安局，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的一切邪恶因素。发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正念，感觉我的身体被能量包围着，能量场非常的大。下午，我再次进了公安局，智慧的把所有参与的恶警的电话号码全抄下来了。出来后心里默默的说，谢谢师父，是师父帮助了弟子。

学好法，提高心性，精進实修

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论在工作上和生活中，你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法在这一层对你的要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知不觉的偏离了法，在这个大染缸里，被污染了可能还不知道。幸好有法指导，错了能及时悔悟。

有一个下岗工人郭某，他的儿子因喝酒骑摩托车栽进沟里，摔成了下肢瘫痪，由于长期卧床，臀部出现了褥疮，还发烧，叫我给他儿子换药、打点滴。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一家讲真相，并把真相光盘给他们看，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郭某的母亲长期有病，腿不灵活，走路一点一点的挪，她说因为没有钱，从来也没看过病。儿子又下岗，孙子又瘫痪了，可想而知他们家是怎么生活的。不是今天没有米、就是孩子膀胱胀的尿不下来尿、要不就是孩子发高烧不退，可是家里一点钱也没有。我就一次次的帮助他们。我心想，我不会白帮助他们的，将来人们都会说我好的，抱着这种证实自己的自私心理，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

丈夫听说我帮助他们家很多钱（因我瞒着他），所以跟我大闹一场，我想本来是好事，怎么闹成这个样子。我静下心来学法，往内找，我发现，自己的一颗求心，帮他们是为了将来他们对我有个好的评价，基点站错了。于是我跟丈夫说，瞒着你是我错了，我以后有事会跟你商量的，你看，他们家那么困难，别说我看到了，就是你看到了，你也会帮助他们的，因为你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丈夫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不说什么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科被调到别的科了，护士长把她积存下来的药品、医疗用品让我拿。我想我有一个亲属身体不好，我想拿些给她，于是装了一个大方便袋。中午时，静下来，想想有点不对劲，这不是修炼人的行为。于是，下午上班时，我把拿到的东西又归还了护士长。

一天下夜班，杨大夫在院内割了一些韭菜，我也拿了一把，这种行为自己也没感觉不对。晚上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偷东西，后面有人追，我怕别人看见，还藏了起来。醒后根据这个梦对照自己的行为，大吃一惊，这不是一颗自私的占便宜的心吗？我决心从新做好，不再犯错误。

一天我到同事的办公室坐一会，她是个某某教徒，有时我们在一起谈起个人的信仰问题。临下班前，她说，“我割了一些韭菜，挺多的，一会也给你拿一些。”我说，“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吃吧。”她一听急了，“让你拿你就拿着吧，客气什么？”我看她非常的认真，就对她说，“我是修炼中的人，不能拿不属于我的东西。”她一听，顿然醒悟，说，“你修的真好，在你面前真惭愧，同样是信仰，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她把韭菜给了别人。过几天，她看到我，高兴的对我说：你太好了，上回那件事，我感悟很深，回家写了几篇日记。并感慨的说，“在这种逆境中，你还这么信你的师父，并信的这么坚定，我好佩服你。”我想只有在师父安排的这条路上走的正，才能救了众生。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摔过跟头，有时被后天观念束缚着，有怕心，正念不足，都影响了讲真相。

二零零五年，本地同学组织了同学会，我想我不能象同修那样利用同学会讲真相，我还做不到，那参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没有参加。就这不正的一念，在这以后同学们都不跟我联系，他们组织的活动也不找我参加，失去了向他们讲真相的机会。我真后悔，这也是我在修炼路上的一大损失。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我会努力做好，不让师父操太多的心了。

溶于法中 正法修炼路上显神迹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法慧

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

二零零七年九月份，一位同修告诉我：“第四届大陆法会征稿启事已在网上发表，你应该写呀！向师父汇报，交一份作业。”我知道这是师父用他的话来点悟我，因此才促使我写了这份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

讲真相，唤醒世人

我是一九九六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得法前我身上有多种顽疾，对药和各种医院已经失去了信心。可是得法不到三个月，一身顽疾一下消失。谁看见我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九九年七月打压开始，我每天都利用一切机会学法，我牢记师父的话：“一个心不动，能制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著〉）我坚定一念，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那一天，我要助师父正法，把真

度。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二零零二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当我决定回单位去上班时，才得知在我离开单位流离失所期间，那里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重组，很多听过真相的人都被调走了，而所有现任领导都是从其它单位新调来的，没有一个是认识的。我悟到这是师尊在通过这种方式将又一群有缘众生推到了我的身边。于是，我就想以与单位协商要回去上班的形式向领导同事讲真相。很多同修听说此事后，一直都在帮我发正念。没想到此时单位的人也正在找我，有些不了解迫害真相的人还对我为何有班不上、有家不回感到不解。于是，我就将自己亲身经历和见证的大法弟子们几年来所承受的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真相讲给了他们，让他们看清邪恶所干的这一切。

听完我所讲述的这些真实经历后，很多人的良知被唤醒了，他们都对大法弟子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对大法弟子在如此高压下还能坚守自己的信仰表示钦佩，也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十分愤慨。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所在单位新调来的那位主要负责人在听过真相后，对大法很有正念，他还专程将曾参与迫害过我的派出所指导员和片警叫到单位来，正告他们不要再去骚扰和迫害我。在大法弟子纯净的正念之场当中，世人的这一正义之举对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派出所警察从此不再配合邪党的唆使对我进行迫害了。

二零零三年，我被当地市公安局的邪恶之徒绑架时，以前那位曾经举报过我的同事义正词严的抵制他们对我的迫害，那位有正念的领导出差回来得知此事后，也带领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不断的去市公安局找局长要我，因为能以单位的形式伸张正义，抵制邪恶的迫害，去找他们来要回大法弟子，这在那时当地还是独一无二的，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令市公安局长感到非常震惊和不解，他们就告诉公安局长，我是我们单位最出色的一位员工，那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

一个多月后，在师尊的呵护下，经过多方共同不懈的努力，我从当地看守所闯了出来。当我又回到单位上班后，我就将自己所经历的迫害真相讲给了单位领导和同事，他们对大法所造就出的生命在巨难中能不出卖别的同修，还能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感到非常敬佩，同时也对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十分反感。

（三）揭露邪党本质 公开退党

《九评》刚刚发表后不久，我就找到单位领导，着重向他们介绍了《九评》一书所揭示出的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所经历的迫害在本质上是共产邪灵在操控恶警坏人对大法犯罪。我还向他们提出自己要公开退党，奉劝他们也都要声明退出邪党，抹去兽印。

的同事都来偷偷的劝我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借他们的口点化我一定要做好。还有人问我，一旦被开除公职了，打算将来怎样生活呀？我知道这是邪恶想要借此考验我，于是就坦然的告诉他们，我要继续在单位工作，因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心里也就没有会被开除的概念。

谈话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他们以试探的口吻问我对大法的态度是否已有所改变时，面对着单位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我坦荡自若的告诉他们，我会一如既往的坚修大法到底的。这令他们感到非常震惊。单位主要负责人见势马上变换了谈话方式，他以给我讲故事的形式很隐讳的诋毁着大法和大法修炼者。我没有被其带动，因为平时同修送给我的真相资料，我都能用心完整的仔细阅读，并留意斟酌那些生动的实例在讲真相时比较适合哪一类人群，还从中对照找出并及时弥补自己在讲真相时所存在的不足。在面面对向世人讲清真相时，这些都派上了用场。这次，我就以曾经看过的一些对他们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以及自己和家人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给他们临场编排出了一个涉及善恶有报等方面的内容，给在场的人也讲了一个“故事”，并真诚的告诉他们一定要善待大法。当我用心讲完这个“故事”时，许多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水，我知道他们生命本性的一面已被唤醒了。很快我就得到通知：单位已决定撤销对我的处份，恢复我的正常工作。

很多在迫害中曾经被胁迫着助恶为虐的同事和世人，也包括那位曾经举报过我的同事，后来通过我持之以恒的不断向他们讲真相，他们头脑中敌视大法的邪恶念头逐渐都被清除了。看到他们能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光明与永生，我真是由衷的为这些生命感到庆幸。

（二）揭示迫害真相 觉醒的世人与我一道反迫害

二零零二年，长春发生利用插播有线电视向世人讲真相后不久，邪恶就开始对我们地区所有曾被邪党登记在册的同修进行了“地毯式”的疯狂大搜捕。因为邪恶之徒总到家里和单位去找我，为了免遭迫害，我被迫不辞而别，开始流离失所。那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当地同修被非法抓捕、非法劳教的消息，由于正念不足，一时间我感到非常彷徨。但至今还令我感到记忆犹新的是，有一天，当我看到师尊新经文《致纽约法会的贺词》中讲：“在历史的过去，你们创造了人类应有的辉煌；历史的今天，大法赋予你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历史的将来，你们纯正的一切就是大穹成住不破的保证。走好你们的路，得救的生命将是你们的众生，你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成就你们圆满的一切。”顿时，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尽，我油然升起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也清楚了自己正法修炼的路今后应该如何去走。

“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

相告诉人们。从此只要见到人，有机会我就讲，纠正电视里对法轮功的污蔑，告诉对方我师父在《转法轮》是怎么讲的。

有的人听了瞪大了眼睛问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学大法的，你看我和电视讲的一样吗？”还有的人说：“你们法轮功和电视到底是谁在说假话？”我就把《转法轮》拿给他们看。一天单位书记找到我说：“你不要乱讲，把书都交出来吧！”我说：“就是这本书使我道德回升，无病一身轻，我怎么能交书？电视全是造谣，一句真话都没有。”他说：“这单位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我说：“这都是师父让我按真、善、忍修出来的。”他听了瞪大了眼睛。我说：“以后上面再有关于法轮功的文件你再别传达了。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大法会遭报的。”他点点头。

一天政治学习，他讲了一会儿话，然后拿出一个文件说：“这是关于法轮功的。”我心生一念：“你不要念。”他立刻说：“好，这个我不念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功能。以后我给了他《九评》，他也退党了。师父说：“走出世间法修炼不就是佛体修炼吗？”（《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突然明白走出世间法修炼，那不是神吗？师父说：“放下常人心 得法即是神”（《洪吟》〈广度众生〉），人神一念之差，就会带来不同结果，因此我今天的一念制约住了书记。

单位上下都知道我学大法，一天一个同事走进我办公室，屋里当时有六、七个人。他问我：“你们学大法讲善，你怎么不把你的钱拿出来给吃不上饭的人？”他能言善辩，看的出来他要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我想我是学大法的，师父会给我智慧。这时师父话在脑中展现：“现在有人学雷锋，可能就得说他是精神病。可是在五、六十年代，有谁会说他精神病呢？”（《转法轮》）我说：“我要那样做，你就能说炼法轮功炼出精神病了，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了。在五、六十年代我就会拿出来。”他立即转身走了。（以后我多次给他讲真相，他和家人已三退）我给在场的人讲了真相。

一天我到一个小店讲真相，当时店里有三个人，一个三十岁的小伙子疯了似的嘴里放起了连珠炮，我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我心生一念：“住嘴，不准讲！”他立刻：“嗯…啊…”讲不上来话了，脸涨的通红，店主马上推他说：“走，快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师父说：“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转法轮》）因为当时我动的是维护大法的真念，没有任何杂念，因此师父就让功能显现。

讲真相促三退一开始，我先劝亲朋好友退出邪党组织。因为有以前讲真相的基础，大多数人一讲就退。也有个别难讲的。一

次，我给我一个亲人讲三退，我刚一开口，他火冒三丈，脸上青筋暴跳，两只手在不停的抖动。我发出一念：“停下，不准发火”。可是这一念根本不起作用，他越讲火越大，这时我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师父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份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时功能运用的很全面”（《精進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师父的话使我找出了这一念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亲人发火时我正念不纯，当时觉的心里很不舒服，一向都对我很好的亲人，怎么能对我一下暴跳如雷？人心受到极大伤害。当时还有一个念头基点不在法上，制止他发火的目的地是，他是我的亲人，可别气坏了。向深处找这不是情吗？师父说：“人的思想占了上风，那他就会走向人；神的思想与人的正念占了上风，他就会走向神。”（《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些不纯净的念头占了上风，那不就是人吗？带着这些人的东西做神圣事怎么能做好呢？带着这样不纯的人心怎么能使人得救呢？师父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我马上归正自己，这时觉的人的东西被清除，旧的宇宙因素被解体。

第二次我又去找他，心存一念：“我是来救你的，做的是最善的事，你不配对我来火。”这次我从自己修炼身体变化，讲到大法洪传世界，从预言讲到共产党灭亡，我说：“你退了吧！”他小声说：“别讲了。”看的出他在醒悟。第三次，我又去找他，我告诉他现在的退党人数是多少，很多高官都退了，你退吧。”他说：“退。”从此在讲“三退”中，不管别人怎么急，我始终心态平稳，时时动正念。

我有一个远亲，别人怎么讲也不退，我产生去找他的念头。师父就安排我和他在路上见面。他告诉我他全身都是病，和妻子关系也不好。我说：“你看我无病一身轻，家庭和睦。你学大法呀！”他一听立刻提高嗓门，两眼充血，手比划着。我心生一念“不准讲，你今天退定了”，他立刻愣愣站那。

我说：“我们从来没反共产党，它不配。至于它怎么样，神会给它安排一个位置，咱不讲它。”我问他：“‘天安门自焚’从点火到灭火只几分钟，灭火器和摄像机从哪来？”他说：“他们可能知道这几个人要自焚提前准备的。”我没有和他直接争辩，而是接着提问，我用这个问话方式问到最后一个疑点，他已经支支吾吾了。我知道操控他的邪恶在我的正念中解体。我说：

“你看这漏洞百出的‘自焚’不是共产党造的吗？它杀人八千万，神能不灭它？还用法轮功反它吗？贵州奇石凸现‘中国共产党亡’，它的枪、炮、部队对这块石头它能用不上吗？那要一群人站那，身上写‘中国共产党亡’，他们那么能抓、能打、能杀，对这块石头它却傻了眼。它灭亡前的征兆比比皆是，大法弟子只不过是慈悲，把它要灭亡的天机告诉人们，免的陪葬。为了

枷锁。在当时的邪恶高压下，我因为坚持证实大法而多次遭受邪恶迫害，这都令我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感到非常惶恐不安。于是他们就采用从下至上层层包保的形式给我施加压力，找我谈话，逼我写保证，胁迫我放弃修炼。

那时由于法理不清，还有很多人心放不下，我只想能快一些解决这些问题，以摆脱这种被重重包围的困境。凭着这样的心态，讲真相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无论我怎样苦口婆心的反复向他们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修炼大法、大法是怎样的好、大法师尊是怎样的正时，他们都置若罔闻。

师尊在《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曾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今天都是为了救人，否则你去做它干什么？堂堂正正的讲清真相，就是大法弟子的事。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你要想让他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

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终于悟到，无论旧势力是怎样安排的，无论这些生命是以如何负面的方式来到我面前的，他们本性的一面可能都是来听真相想要得救的。于是我就暗暗下决心，不能辜负师尊苦心安排到我身边来的这些有缘众生，自己一定要以从大法中修出的纯正、慈悲的心态来救度这些迷失在尘世中的可贵生命。当我明悟法理后再向他们讲真相时，无论他们怎样恶狠狠、凶巴巴的对待我，我都不再为其所动，而是一边归正和纯净自己的心态，一边默默的发着正念，在师尊的加持和呵护下，在众同修的协同配合下，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很快就被清理解体掉了，很多事情的结果最后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讲清真相 正念否定对我开除公职的邪恶迫害

二零零零年，我在单位利用工作之便制止了邪恶对大法和师尊的诋毁，此事却被与我同在一个科室工作不明真相的同事举报到了单位领导那儿。加之此事发生后不久，我又因去同修家被邪恶跟踪、绑架到了当地看守所。当我正念闯出看守所后，单位领导班子已经开会决定将我开除公职、开除中共邪党党籍，并将对我的处分决定打印成文件准备下发到各个科室。

当得知他们在下发文件之前，还要最后再找我谈一次话时，我已完全能放下对个人切身利益的执着和牵挂了，那一刻真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些生命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可怜。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对师尊说，弟子决不能错失这一对他们讲清真相的宝贵机缘，这次“最后”的谈话弟子一定能谈好。

事前，我不断的静心学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刚开始感到邪恶布下的场令很多关心我的人都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们都知道谈话的结果对我将意味着什么。很多好心

身的形像。”（《转法轮》）我溶于法中，关键时刻这金光闪闪、带有师父法身形像的字就展现在脑中，我就会产生正念，邪恶就在正念中解体，法就大显神威。

总之，我始终把学法放在首位，无论邪恶怎么疯狂都没有挡住我助师正法的脚步。在证实法这条路上，我越走路越宽，越走路越广，越走越踏实，我要沿着这条路坚定的走下去，一直走到法正人间。

不辱师命 不负众望 风雨中随师返航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

在迷蒙中经过多年的苦苦寻觅，直到一九九八年，我才终于走入大法中真正开始修炼。那时每天的集体学法、集体炼功和不定期的法会交流，使我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是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深感荣幸。在人世间这块仅有的大法所开创出的净土之中，那些修炼多年、在大法中已经锤炼成熟的老学员扎实的心性基础，又使我们这些新学员很容易找到自己的差距，比学比修，努力的迎头赶上。那时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仿佛在大法修炼中生命已得到新生。

到了一九九九年，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的节奏被师尊推的更快了，隐约中觉的有件大事就要发生了。后来学到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你们个人修炼的圆满过程实际上就是给将来维护法、证实法奠定基础，因为你们得有一定的素质，对法有深刻的认识与掌握，同时在你们个人修炼的过程中，得圆满完成你们个人所能够达到的标准，在关键时刻才能真正的去证实法，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哪，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证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

一、学好法是证实大法、讲清真相、解体邪恶的根本保障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随着整体迫害形势的日趋严峻，我的怕心也越来越重。一段时间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走的磕磕绊绊、步履维艰。因为那时能接触上的同修很少，在邪恶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巨难中我感到非常的困惑和迷茫，为此我就每天保证留出足够的时间静心大量学法。那时对我而言，一天中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的那些迷惘、困惑、痛苦和无望等负面的感觉都渐渐消逝了。无论邪恶迫害的表象有多么疯狂，我都对师对法越来越充满正信。

我是一名教师。教育部门一直以来都是被中共邪党所牢牢操控，已俨然沦为毒害世人、破坏传统文化、散布邪党毒素的一副

远离灾难你退了吧！”他说：“好，退。”在讲真相中，我从来不去跟人辩，顺着他的执著讲，带着坚定的正念，带着极大慈悲对他们。因此，我的亲朋好友百分之百做了“三退”，同时我也使有缘人退出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广传真相 神迹显，亲人参与

师父说：“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著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精进要旨》〈溶于法中〉）。每天我都如饥似渴的学法，在法中我的一切人的观念被涤荡，思想中一切污垢被清除，使我的神念越来越强，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亲人参与了正法之中。为了救人更快，我除了讲真相，还采取了发资料、贴真相、贴标语、挂条幅等方法。我觉的这个方法速度快，面积大，效果好。开始我在我居住地区四周发真相资料、贴标语。后来我和一来自农村的同修甲去农村发、贴。

我在自己发资料时心想，如果同修乙能和我合作就好了，我这一念师父就知道。没过几天同修乙就搬到我跟前，从此我俩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按计划进行，从不间断。以我们居住地为中心，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反复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同修从二零零四年春、夏、秋用来证实法穿的鞋底已磨穿，我的自行车外胎已换了好几次了。我们这片地区大部份人都接到了我们送的真相资料，我们把真相资料送到住户的门上、农村院里、自行车筐里、三轮车上、汽车上、挂到树上，把真相资料标语贴在路旁电线杆子上、楼道墙上、广告栏上、大市场柱子上。人流最多的地方，我们贴的次数最多。

这几年除夕我都和同修出去贴真相标语到后半夜才回家。因为正月串门人多，他们都会看见真相从而得救。有一年正月十五扭秧歌，我们贴的标语还在杆上。我们经常听人讲：“这法轮功太厉害了！”我还把条幅挂在树上、批发市场的高墙上。我们每出去一次最多四百份，最少一百份。我和同修丙把真相运到一百里地以外，和另一位同修把真相送到一百五十里地以外。我用心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用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的亲人。

二零零二年除夕，丈夫要到单位去放鞭炮，我拿着一些粘贴跟他上路了。我一边走一边往路边杆子上贴，他忽然推了我一下说：“别贴了，一辆警车停在你刚贴的杆子下面。”他又回头看看说：“车上下来两个警察看你贴的粘贴了。”看他神情慌张的样子，我说：“别回头看他们，你只管往前走。”师父用障眼法给遮住了，他俩根本就看不见，我边走边发正念。

一会这辆车从后边开过来，从我们身边过去了。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他问我：“你不停的这样发、贴有用吗？”我说：“有用，在这个空间你看是一张粘贴，在另外空间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祝由科小道贴符、念咒都管用。这是大法大道，世人看

了明白过来时，邪恶就全灭了。”

过了几天，丈夫说我：“你把粘贴给我一些，我去贴你看。”我拿出八百多张粘贴，他和他的同事（未修炼），用两天白天功夫，把街头贴满了。他上班时看见两个警察哭丧着脸站在杆下说：“这法轮功反了。”我说：“你看他们愁死了吧？你太了不起了，做这么大的事。”我把师父说的“神佛世上走 邪恶心生愁”（《洪吟二》〈普照〉），背给他听，他一直在笑。我说：“你知道你做这事师父是怎么说你的吗？你去看师父《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吧。”

一天，我和同修乙用浆糊贴三百多张真相及标语，全贴在交通要道和有人居住的附近杆子上，行程往返六十多里，很晚才回家。丈夫问我到哪儿贴了，我告诉他路线，第二天他坐车去看。回来后他说：“哎呀，你们贴的从远处看通红，我看见三个警察在排查。我问其中一个你们干什么。”他说：“你看这法轮功贴的，好就在家炼呗，总贴什么！”我说：“你看他们都愁了吧。”除了丈夫，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弟媳，女儿都参与讲真相、发真相、贴标语行列。

发真相，神威显，化险为夷

师父说：“大法弟子，无论你在任何一种形势下，任何一种情况，你都得学法，都不能忽视自己的同化与提高，都不能忘了学法。如果你不学好法，你就做不好大法的事情。”（《法轮大法 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我始终把学法放在首位。二零零二年我既上班，又是资料点的协调人，忙的我连休息天都没有，每天我都没忘记学法。因为法是人走向神的梯子。只要溶于法中，法的神威就会美妙，轻松展现出来。下面仅举三例：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我自己一边走一边往路旁杆上贴真相，走了约八里路，来到一车站小店前，这地方人流多，我把真相贴在小店门前的杆上往前走。这时我发现身后有一高一矮的俩个人跟上来了。我立刻站到一棵大树下蹭脚上的泥，那矮个站在我身后不动，那高个假装往前走。突然那矮个子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这时师父话马上在脑中闪现：“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我忽一下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甩掉了他的手，指着他大声喊：“你站那别动！你要干什么？”他后退两步，呆若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那高个子边往回走边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说：“他抓我胳膊”。他说：“你刚才干什么了？我们马上报告派出所把你抓走！”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不惊不慌，心生一念：“我有师父管，你不配。”我默念：“法正乾

坤，邪恶全灭。”顿时我顶天立地，感觉法轮飞快在他们头上旋转除恶。我大声说：“我不怕，你们告也没有用。”他刚才底气十足的样子，一下泄了气说：“你走吧，我们不管你了。”这时我抬头看那矮个子，就象傻子一样，只站那傻笑，一句话也没讲出来。我给他们讲明了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六年正月一天晚上，我和同修乙沿一条大道从西往东北方向贴真相和标语。我们贴了很长一段路，同修忽然下道往庄稼地里走，我当时迷惑不解只有跟他走，刚走有约十多米，一下通天透亮，我说：“天怎么亮了……”话还没说完，同修一把将我按倒，说：“一一零，快发正念。”我回头往道上一瞅，一辆“一一零”车象乌龟似慢慢向前爬，车上灯全开了，方圆四平方公里的地方被它照的一目了然，灯光照在我们身上，连同修身上衣服花纹我都看的一清二楚，车里前面有两个人正四处张望。车后边是暗玻璃我们看不见里面是不是还有人。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发出一念：“你们看不见我们。”然后发出强大正念，清除控制“一一零”的邪恶，它们继续慢慢往前爬。我们从地上站起来，同修说：“他们已经看到我们贴的真相，正在找人呢！我当时不知怎么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就想往庄稼地里走。这不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吗？”他声音有些哽咽，当时我俩无法用人间语言形容师父的慈悲伟大，只是流泪。车走远了，我们继续贴我们的真相。

一天我和同修丙白天带了三百多份真相资料到农村去发，来到一个村子，同修从前排房子发，我从中间排往后发。发了一会，我感觉美妙极了，我身体轻飘飘的，手上的资料也有了灵气，只要手一动，它“嗖”就从大门底下的缝钻进去了，我感觉自己不在这个空间，我走到人面前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当我发到最后一排最后一家时，他的大门是开的，刚进院，我抬头一看院里坐了六、七个人，他们目光一齐转向了我，我发出一念：“你们看不见我，都坐那别动。”我发现这排房头有一条道往北通，我想从这条道赶紧离开，可是走到房后一看，只有三户人家，已没有往外走的道了。怎么办？这三家是发还是赶快离开。师父说：“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的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转法轮》）于是我把这三家送上真相离开了。

正法修炼路上我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超常，我用尽人间的语言无法形容。在八年的反迫害中，邪恶对我采取在楼下蹲坑、跟踪，在对面楼上用望远镜盯望、抄家、查字迹，用小偷形式半夜从阳台爬进屋找资料，用常人扮演大法弟子向我要书，还要给我大量资料等行径，我都在师父的帮助下化险为夷。师父说：“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